

批评理论如何运用？

——英美文学理论、批评与

学术史论稿

Applying Critical Theories

张和龙◎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批评理论如何运用？

——英美文学理论、批评与学术史论稿

张和龙◎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彭京亚

装帧设计:陈 爽 王艺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理论如何运用?:英美文学理论、批评与学术史论稿 / 张和龙著.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5676 - 2191 - 6

I. ①批… II. ①张… III. ①英国文学 - 文学研究 ②文学研究 - 美国
IV. ①I561.06 ②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9840 号

批评理论如何运用?

——英美文学理论、批评与学术史论稿

张和龙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 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h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87 mm × 960 mm 1/16

印 张:16.375

字 数:263 千

书 号:ISBN 978 - 7 - 5676 - 2191 - 6

定 价:38.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理论与批评

批评理论如何运用？

——对一种批评模式的思考与分析 / 003

戴维·洛奇小说批评理论评述 / 016

塞缪尔·贝克特的文艺美学思想 / 028

道德意义与兴味关怀

——评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 / 040

建构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美学范式

——评奥尔巴赫的《摹仿论》 / 046

小说史的模式、问题与细节

——评《当代英国小说史》 / 057

理论与批评的是是非非

——《黑暗的心灵》争鸣之管见 / 065

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

——英国现代文坛争鸣录 / 076

学术史研究

学术史视角下的“现代主义”再审视

——读盛宁先生的《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 / 097

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研究 / 108

- 新时期 30 年对美国“后现代派”研究的考察与分析 / 120
- 中国司各特研究的百年流变 / 134
- 狄更斯研究在中国(1904—2014) / 147
- 论《〈听夕闲谈〉小序》的外来影响 / 169
- Jane Austen's One Hundred Years in China / 182
-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Samuel Beckett(1906—1989) / 198
- 附录 1 An Interview with Caryl Phillips / 221
- 附录 2 对学术要有一种爱——张隆溪教授访谈 / 240
- 后记 / 257

理论与批评

LILUN YU PIPING

在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内,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显然是最重要的。首先,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Simutaneous Order),这个观点与那种认为文学基本上是一系列依年代次序而排列的作品,是历史进程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点,是有所区别的。其次,关于文学的原理与判断标准的研究,与关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不论是作个别的研究,还是作编年的系列研究——二者之间也要进一步加以区别。要把上述的两种区别弄清楚,似乎最好还是将“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文学批评”(其批评方法基本上是静态的)或看成“文学史”。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1984年

理论批评(theoretical criticism)提出明确的文学理论,涉及基本原则,以及一系列的术语、概念与范畴,可以用来对文学作品进行鉴定与分析;其标准(或准则,尺度)可以用来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

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汇编》,2004年

批评理论如何运用？

——对一种批评模式的思考与分析*

一、批评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在当下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常见的批评模式，即从某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解读。在这一批评模式中，经常出现对理论生搬硬套或者把理论与作品强行撮合的现象。不少研究者对理论囫圇吞枣，食而不化，用之于作品解读时，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对具体问题的阐发或失之粗疏，或以偏概全，甚至还出现了有违学术规范与涉嫌抄袭的现象。这些“理论”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生搬硬套类。由于理论的先入为主，某些批评者带着“理论先见”或“理论情结”，将某一个时髦的批评理论生搬硬套在某个具体作品的解读中，或推移嫁接，穿凿附会，或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例如，在硬套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时，经常重复一些固定的套路与毫无新意的观点，即某某作品充满男尊女卑的男权意识形态，或某某作品充满颠覆父权文化的女权思想，或某某作家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一个厌女主义者，或某某作家不是厌女主义者，而是对女性充满同情和尊重，等等。再如，在生搬后殖民主义理论时，则无外乎借助于某部作品来重述有关文化霸权主义或东方主义的观点，反而忽略了作品中可能存在的反殖民主义话语。曾有学者指出，国内学界在解读康拉德的名作《黑暗的心灵》时，就存在“生搬后殖民主义

* 原载《外语研究》2013年第1期。

批评”和“硬套女权主义批评”的现象^①。

(二)印证式,即对具体作品的阐释与分析,最后演变成了对某个已知理论观点的求证和说明。对某部作品进行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的解读,是因为理论与作品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契合或对应关系。而“印证式”研究的全部目的似乎只是在用作品中的例子来证明某个批评理论的“真理性”。与“生搬硬套”类问题相比,“印证式”研究则完全背离了文学批评与作品阐释的初衷,即对作品本身应发表原创性的洞见。比如,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解读某位作家的小说,批评者应该基于具体的理论视角,如无意识、性本能、恋母情结说、人格结构等,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与细读,在作品的主题内涵、艺术风格或创作手法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学术创见,而不能一味地用小说中的情节、内容或细节来“验证”或“证明”弗洛伊德理论的正确性。否则,文学批评就变成了弗洛伊德理论毫无意义的注脚。

(三)“ $A+B$ ”式,或曰“拉郎配”。所谓“ $A+B$ ”,即将某个理论与某部作品进行算术式的叠加和组合。与“生搬硬套”“印证式”相比,“ $A+B$ ”式则等而下之了。此类研究的前半部分,作者往往大谈批评理论,作品不着一字;后半部分对作品进行分析时,又忘掉了前面的理论,让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领。即使间或提到了某个理论,但也只是对他人的理论观点进行重复或赘述而已。在这样的研究中,所套用的理论与所分析的文本完全脱节,牛头对不上马嘴。这种情况曾被人形容为“打着理论的灯笼戴着有色眼镜东张西望拉郎配,让作品与理论强行撮合”^②。更有意思的是,现实中还出现了一些不读作品的“论师”。也就是说,论者一味从“理论”到“理论”,对所讨论的作品不甚了了,完全靠道听途说或二手材料,凌空蹈虚,漫不着调,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四)填充式,或曰“乾坤大挪移”。这一模式是将前人研究的理论思路、结构框架与论证过程全盘借用,只是将原来的A作家或A作品替换成了B作家或B作品。例如,在叙事学理论的影响下,“某某的叙事艺术”是

^①殷企平.《黑暗的心灵》解读中的四个误区[J].外国文学评论,2001(2):144.

^②秋叶.西部、青年学者与英国文学研究[N].中华读书报,2002-6-19.

一个非常流行的研究题目。这里的“某某”可以是莎士比亚、狄更斯、乔伊斯或福克纳,也可以是《哈姆雷特》《双城记》《尤利西斯》或《喧哗与骚动》。此类研究袭用完全相同或相近的结构分章,如第一章是“叙事视角”,第二章是“叙事结构”,第三章则是“叙事风格”。此类文章虽然在具体的论证时略有不同,文字表述也能自成一体,但这样的“乾坤大挪移”做法显然缺乏应有的学术创意,更不会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新见。

更为极端的是,有些研究不仅将别人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思路据为己有,而且还将别人的文字表述全盘接收,在闪转腾挪的移植过程中,娴熟地玩起了“文字替换”的填充游戏。例如,某高校学报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乘上“进步”的车轮》,即是对殷企平教授的《在“进步”的车轮下》的“巧妙”的“大挪移”。原文对《玛丽·巴顿》的重读被替换成了对《愤怒的葡萄》的重读,“盖斯盖尔夫人”被替换成“斯坦贝克”,“19世纪末英国”被替换成“20世纪初美国”,“约翰看橱窗一幕”被替换成“丰收一幕”。在另一部作品的语境下,这种充满“智慧”的“学术填充”似乎也能自圆其说,但这样的“巧妙”做法不仅缺乏学术创见,而且也有违学术规范。

当然,如果是对别人的研究进行戏仿或戏说,则另当别论。例如,在美国发生的“索卡尔后现代理论造假案”中,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教授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跨越边界:试论量子引力转换阐释学》中,声称20世纪的理论物理学完全印证了后现代理论。后来作者本人撰文披露了这场“诈文”的真相:他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故意捏造所谓的“联系”来蒙骗杂志编审,其目的是要通过这样的恶作剧来戏耍一下编辑们的学术偏见。不过,尽管如此,这样的“伪论文”也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

二、理论之于作品阐释的功能与意义

张隆溪先生认为,人文研究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一种机械的或是遵从一定的步骤就能演算出来的东西,不是 $1+1=2$ 的东西^①。批评实践中所

^①张和龙.对学术要有一种爱——张隆溪教授访谈[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1(1):1.

出现的各种“理论”问题,源于对理论与批评关系的认识模糊,源于对理论功能的误读。

从词源学上看,“理论”(theory, theoria)一词来自希腊语,它是动词 theorein(观看)的阴性名词形式。因此,理论的本义是观看或观赏。“理论”一词于16世纪末传入英语,在很多词典中被定义为“一种观看行为”(a looking at),或“沉思默想状态与思考过程”(contemplation, speculation),现在则是指对事物或事实进行观察与思考,通过演绎、抽象或综合而形成的完整观点与看法。文学研究中,有“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两种说法。前者是指关于文学创作活动的系统思想和认识;后者源自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是指关于批评与阐释活动的系统思想与认识。在批评实践中,人们往往混淆使用这两个术语,经常统称为“理论”。在中文语境中,“批评理论”亦简称“文论”。有人认为中国的“文论”与西方的“诗学”是“不可通约”的^①。但是在批评实践中,很多人往往不太对“文论”与“诗学”作严格的区分。

此外,广义上的“理论”概念超越了学科界限。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简介》认为“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作用的话语。”^②卡勒认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它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涵盖了社会学、哲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心理学、电影研究等。”^③对这种消弭学科界限的做法,吴元迈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卡勒“抹杀了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区别,也抹杀了文学研究和非文学研究的界线。而其目的在于以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以包罗万象的理论代替文学理论。”^④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的出现,也是引起我们“理论”困惑的根源之一。

什么是“批评”?从词源学上看,英语中的“批评”(criticism)一词,以及欧洲各语种中的“批评”一词,如意大利语的 critica,德语的 kritik,都来源于希腊语中的 krinein,意为“文学的评判”。文学评判包含有文本阐释、作

①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7-8.

②CULLER J.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14.

③吴元迈.关于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4-27.

④吴元迈.关于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4-27.

品欣赏、价值判断等诸多含义。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指出:“批评,具体地说,文学批评,是指对文学作品的界定、归类、分析、阐释与解读。”^①“批评”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韦勒克所使用的就是广义上的“批评”,其涵义不仅包括“对个别作品和作者的评价”等,而且也包括“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等等^②。但是在后来的著作中,韦勒克一直“呼唤作为判断的原始含义的批评的回归,作为评价的批评的回归”^③。学界更多的时候是在狭义的层面上使用“批评”一词。狭义的批评即是对具体作品的阐释与评价,其功能在于“引导和评说作品的价值”“构建和丰富作品的价值,赋予作品以创造性的附加价值。”^④

理论与批评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与相互包容的,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把“批评”理解成狭义的批评,即作品阐释与文本解读的话,那么,理论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几类代表性的观点:

(一)“指导论”。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理论来自实践,并且可以用来指导实践。童庆炳在《文学理论要略》中指出,文学批评“必须以文学理论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和方法为指导”,如果离开了这种“指导”,“文学批评就失去了活的灵魂,成为一堆混乱的材料的堆砌和随心所欲的感想的拼凑”^⑤。其实,理论的“指导”只是宏观上的指导,而不是微观上的指导;是总体的指导,而不是具体的指导;是文学认识上的指导,而不是实用方法上的指导。文学理论或批评理论一般具有认知价值,而非实用价值。人文学科的认知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

(二)“应用说”,即理论可以应用于批评实践中。例如,艾布拉姆斯认

①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49-50.

②WELLEK R.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v.

③WELLEK R.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8.

④张荣翼. 文学批评学论稿[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19.

⑤童庆炳. 文学理论要略[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5.

为:“理论批评提出明确的文学理论,涉及基本原则,以及一系列的术语、概念区分与范畴,可以用来对文学作品进行鉴定与分析;其标准(或准则,尺度)可以用来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①艾布拉姆斯所使用的“理论批评”(Theoretical criticism)即是广义上的“批评”概念,实际上指的是批评理论。艾布拉姆斯所表达的意思是指在具体的文学阐释与评价过程中,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但是理论“运用”于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不是简单的 $1+1=2$ 的数学运算,也不是工厂流水线上的装配作业。文学批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人的理解、思考与表达都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而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亦即在于此。

(三)“反实用方法说”,即批评理论对作品阐释活动并不提供直接的实用方法。如卡勒认为:理论“并不提供一种方法,一旦用于作品阐释,就可以产生新颖而意想不到的意义。”^②王逢振先生认为:“大多数理论是抽象的,不直接为探讨文学文本提供一种方法。”^③在急功近利与学术量化的年代,许多人急于寻找一种进行“规模生产”的简单、有效的实用方法,于是“硬套”理论来分析作品成为比较流行的批评“模式”,也成为文学批评中某种僵化的“思维定式”与固定不变的呆板套路。这样的批评很难给读者以有益的思想启迪。

(四)“功能说”。张定铨教授认为,文艺理论具有三项功能,即构建功能、分析功能、美学功能,可以从三个方面使我们受益:帮助我们建构知识,促进我们进行批判性思维,提升我们理解与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④。“功能说”告诉我们:现实中并不存在为某个具体的文本而专门设计的理论,但理论可以提升研究者的知识水准、理解能力、分析能力、鉴别力、判断力等,即综合的批评能力,可以为具体的阐释活动提供间接或潜在的帮助,因此对于文学批评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①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49-50.

②CULLER J.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M]. London: Routledge, 2002:xiv.

③王逢振. 为理论一辩[J]. 外国文学, 2001(6):7.

④张定铨. 文学理论的功能[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0(1):291.

三、批评实践中的理论迷误

通过对当下批评实践的观察,可以发现人们对理论的功用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迷误,其中主要有理论至上主义、理论教条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无用论、理论泛化倾向、理论循环论证等。

(一)理论至上主义。“理论至上”是指在文学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将是否引入某个时兴的批评理论作为研究是否深刻的评判标准,即文学研究的深度取决于有没有某个特定的“理论”。理论决定一切或理论重于一切,是理论至上主义的典型特征。在作品阐释中,理论至上主义者不是以具体作品为探讨对象,而是把理论推演当作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迷误以理论为本位,以理论为主导,而本应成为研究重点的作品分析反而成了无足轻重,或有可无的点缀物了。理论至上主义者以理论为主、以作品为次,这种重理论、轻作品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理论本位主义。

(二)理论教条主义,即把书本中的理论,甚至导读类著作中的批评理论,当作教条,当作金科玉律,不加区分地进行套用。教条主义者大多脱离批评理论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一切从僵化的、干巴巴的理论要点出发,生搬硬套原理、概念、术语,不对具体的文本作具体的分析,因此也不可能对批评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出深刻的见解。对此,张隆溪有非常深入的剖析:

理论系统当然有其长处,因为一种理论要成为周密的系统,其组成部分就要相互联系而不能自相矛盾,于是各个部分都必须经过细致分析和周密思考,各部分与整体之间也必须配合得当,互相支撑,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可是理论发展到系统化的程度,有了宏大的结构,离最初产生理论的具体环境就愈来愈远。不仅如此,理论体系有了一套复杂的术语和包罗万象的解释方法,对任何问题都按照系统的理解去回答,而不顾实际情形和需求,以不变应万变,就往往成为理论的教条,失去理论最初产生时的合理性和解释力量。^①

^①张隆溪. 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J]. 书城, 2010(3): 9.

(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实用主义者强调理论的使用目的,认为理论可以提供直接用来阐释作品的具体操作方法。实用主义者在自以为掌握了某个批评理论后,便会迫不及待地将之套用到某部作品的批评实践中,希望通过此举来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真义”。但正如“主题先行”难以产生文学佳作一样,“理论先行”也是难以产生任何学术新见的。研究者手握一套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批评理论,然后试图从具体作品中的细节中寻找印证的材料,作品最终只能成为理论的“附庸”或下脚料。这种“印证式批评”是实用主义时代急功近利思想的产物。正如殷企平先生所说,“那种一味用具体作品来印证某种理论的文学批评论著大都有一个弱点:人们不用看完全文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论。”^①

(四)理论无用论。理论无用论者认为,既然理论不能提供实用的批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学习理论是毫无必要的。无用论者鄙视理论,甚至公开反对理论,因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虽然与实用主义者的观点截然相反,但两者背后的功利与实用主义思想如出一辙。其实,对具体作品的阐释是不可能没有理论的,尽管有些批评没有明显的批评理论的痕迹。即使只是从感觉、体验和印象出发来解释作品,但其中仍然会隐含着一定的理论前提。正如王逢振先生所说:“在文学研究中,那些常常被视为‘自然的’‘常识性的’方式,实际上靠的是一套理论指令,对批评家而言,这些指令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无须在自己的实践中再做证实。”^②英国批评家李维斯专注于从事文学批评,从事具体作品的阐释,曾被冠上“反理论”的桂冠,但是李维斯“不是没有理论,不是真的要反理论”,他的批评见解中已经包含了他的理论立场^③。

由于缺少理论视野与理论思辨的能力,一些研究者在作品阐释时,沉湎于故事情节的复述与人物关系的梳理,文本的分析难以达到理论的高度与思想的深度。在2009年全国英国文学学会的年会上,赵一凡先生说,英文系的师生喜欢做文本细读与内部分析,按照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来说,是“小学”。而学术发展到今天,文学研究仅仅做“小学”是远远不够的,是

①殷企平.由《黑暗的心灵》引出的话题[J].外国文学,2002(3):66.

②王逢振.为理论一辩[J].外国文学,2001(6):6.

③张和龙.理论与批评的是是非非——《黑暗的心灵》争鸣之管见.外国文学,2003(1):103.

功夫不到的表现,因此一定要大、小学兼顾。赵一凡所说的“大学”,即是“上至笛卡尔、下至德里达广阔的学术场与思想史”,它们“对当下的英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①。可以说,如果缺乏宽广的理论视野与很强的理论思辨能力,文学批评将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

(五)理论泛化倾向。近三十年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如控制论、系统论、语言论、人类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不断“侵入”到文学研究领域。这些理论“并不是来自文学实践,也不是专为文学研究而创立,却广泛地被运用于文学研究,并力图与文学研究的对象平分秋色。”^②虽然它们能给文学研究带来活力和启示,但外部理论的“入侵”带来了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的“泛化”现象,最终导致文学研究的“质变”,变成了与文学毫无关系的行当。不可否认,外来理论的引入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源,但是外来理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文学语境,脱离了具体作品的阐释行为,就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当文学作品中的细节只是外来理论的印证材料,文学也就变成了脱离文学语境的“文化研究”,或社会学研究,或心理学研究,成了其他学科研究的附庸和下脚料。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是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拓宽研究者的视野、思路和方法,但文学研究者不能放弃以文学作品为支撑点的学术本位。在现代学术分工的大背景下,具有整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但学科内部的精细耕作仍然是文学研究的根本。任何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最终还是应该回归到文学或文学作品本身。

(六)理论循环论证。理论建构于或来源于文本批评的实践,再反过来用理论分析具体的作品,容易出现“循环论证”或“循环阐释”的问题。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其“真理”或真理性已经或者能够得到文学作品的证明,而文学作品意义的“真理性”反过来又需要普遍性理论的证明或支持。在很多情况下,理论与作品阐释形成相互印证,或互相“包庇”的现象。理论至上主义固然不可取,完全以作品为中心并借此反对理

^①秋叶.从“小学”走向“大学”[N].中华读书报,2009-6-3.

^②吴元迈.关于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4-27.

论也未必妥当。但是在同一批评语境中,用理论解读出作品的意义,然后又用作品来反证理论的“真理性”,这种“循环式论证”或“自证式研究”并不衍生新的意义,因此也是批评实践中容易滑入的误区。

四、关于“理论运用”的思考

文学批评离不开理论,但理论并不提供直接而具体的实用方法,而且也不会派定特定作品的意义。正如卡勒所言:“与其说理论可以发现和派定意义,不如说它旨在确定意义产生的各种条件。”^①理论只是对释义过程的阐释,是对批评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有助于形成对作品的认知,以及对批评活动的认知。学习批评理论,虽然不会获得直接而实用的批评方法,但却有助于积累、储备和建构知识,开拓视野,启迪思维,提高分析判断力与审美思辨力,培养发现意义的敏锐性和敏感性,提升审美意识与审美自觉,使文学研究者获得阅读、阐释或文学批评的巨大“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科的认知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文学理论或批评大多具有认知价值,而非实用价值。也就是说,理论大多提供文学认知上的指导,而不是提供实用方法上的指导。因此在批评活动中,要摆正理论的位置,排除实用主义“理论观”的干扰,避免陷入种种“理论”的迷误之中而不能自拔。以下是批评活动中“理论运用”的个人思考。

首先,在具体的作品阐释中,应摒弃“理论先行”的思维定式,形成以作品细读为基础的良好批评习惯。对前人的思想或理论不可小视,要有所敬畏,但也不必缩手缩脚,过于“神化”。要了解理论产生的前因后果,对理论的学习要联系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学实践,理解每一个理论流派的长处和不足。让前人的理论或思想为己所用,成为自己立论的根据,或引证的材料,或化为自己的血液,使之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要善于发现

^①CULLER J.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M]. London: Routledge, 2002: xiv.